

書

古

微

書古微序

書古微何爲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尙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闢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也自伏生得尙書二十九篇於屋壁而歐陽夏侯傳之後本謂之今文尙書孔安國復得古文尙書四十五篇於莊壁校伏生本多佚書十六篇而安國從歐陽生受業嘗以今文讀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司馬遷亦嘗從安國問故是西漢今古文本卽一家大同小異不過什一初非判然二家其稱伏生所授但謂之歐陽夏侯尙書從無稱爲今文者也自後漢杜林復稱得秦書古文尙書傳之

衛宏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判然二家動輒詆今文歐陽夏侯爲俗儒今文遂爲所壓及東晉僞古文晚出而馬鄭亦廢國朝諸儒知攻東晉晚出古文之僞遂以馬鄭本爲真孔安國本以馬鄭說爲真孔安國說而不知馬牛冰炭之不可入今畧舉其不可信者數大端後漢杜林傳言林得泰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期諸生復能傳之此古文本所自出考泰書竹簡每簡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書泰書於簡則其竹

簡必且盈車乃謂僅止一卷遭亂挾持不離不足欺三尺孺子其不可信者一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藝文志叙曰孔安國悉得壁中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而東漢諸儒亦謂佚十六篇絕無師說夫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之訓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嘗別自成家其佚書之無師說猶可言也東漢古文力排今文之本而自有其泰書之本力排今文之說而自有其師說則必此佚十六篇者卓然皆有師說而後可以壓倒今文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亦無師說乎十六篇既無師說

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既不出於今文又出自何人豈其陰襲其膏陽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乎其不可信者二

段氏玉裁甚至謂佚書增多十餘篇孔安國皆通其說盡得其讀并此外壁中所出尙書劉向別錄桓譚新論及藝文志所謂五十八篇者孔安國亦盡得其讀則是安國佚書較伏生更多三十篇不止十六何以史遷問故不傳一字而衛賈馬鄭傳古文者漢書儒林傳言史亦不傳一字乎矢口猖言不顧其後

遷嘗從安國問故而遷書所載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史遷爲安國真古文之傳皎如天日今馬鄭堯典皋陶謨微子金縢無逸諸篇無一說不與史遷相反以堯典璇機玉衡之天文而改爲銅儀以微子篇之太師疵少師疆而誣爲箕比以無逸篇滂

亂之祖甲誣爲賢君列於三宗周公攝政十年不並居  
喪居東數之以爲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  
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南轅  
北轍背理害道豈史遷所傳安國壁中之古文反不如  
馬鄭杜撰凡造之古文乎後儒動以史遷之異馬鄭者  
擠之爲今文學豈孔安國亦今文非古文乎西漢之古  
文與今文同東漢之古文與今文異上無師傳且皆反  
背師傳其不可信者三西漢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  
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史遷所載  
孔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此漢儒

師說家法所最重若東漢古文則不然馬融不同於賈逵賈逵不同於劉歆鄭元又不同於馬融一稽古而馬以爲順考古道鄭以爲同天一七政而馬以爲斗七星分主日月五星鄭以爲天地人四時一六宗而劉歆以爲乾坤六子賈逵馬融以爲日宗月宗星宗河宗海宗岱宗鄒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一五器也馬以爲卽五玉鄭以爲卽五鬯一舜咨二十二人也馬取六官十二牧進四岳而去四佐鄭以爲九官十二牧兼四佐而去四岳一舜登庸在位之年也鄭作二十年百歲馬作三十年增百有十二歲試問何爲古文鄭師馬而

異於馬馬師衛賈而酒誥成王若曰異於衛賈賈馬衛  
杜古文應本劉歆而六宗異於劉歆孰真古文孰非古  
文乎且鄭注大學康誥帝典之克明德與尙書堯典康  
誥之克明俊德判然不同堯典之以同天爲稽古與臯  
陶謨之以考道爲稽古不同則鄭亦自異於鄭孰古文  
孰不古文乎有師傳家法乎無師傳家法乎鄉壁虛造  
隨臆師心不知受自何人其不可信者四儒林傳述古  
文尙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  
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琅琊王璜平中平陵塗惲子真  
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是安國之傳授與杜林衛宏迥



不相承不知杜林所得之本卽安國壁中之本乎抑別自一本乎伏生得自複壁孔安國得自其王廢宅河內女子得自老屋何以杜林本不害得自何所其師說亦不言授自何人旣無師傳何有家法其不可信者五近世治尙書者江聲王鳴盛多祖馬鄭孫星衍持平於西漢今古文而段玉裁則凡史遷本之異於馬鄭者皆擠爲今文說專以東漢鄉壁虛造之古文爲真古文且謂今文之說皆不如古文而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微言大誼幾熄滅於天下予尋繹卣年深悉東漢杜林馬鄭之古文依託無稽實先東晉楊惲而作僞不惟背伏

生背孔安國而又鄭背馬馬背賈無一師傳之可信正  
猶易古文家出自費直費直易無章句但以彖象文言  
繫詞解易而荀爽鄭則卦氣消息爻辰各自創樹不知  
何本其義理凡繫君德者必推而屬之外事故注大學  
康誥堯典之明德則皆以爲自明其德及改注尙書則  
又指明用才俊之人洪範沉潛剛克不言其德性之互  
濟而謂專攻其陰潛之人以防亂臣賊子違經害義弊  
等申韓君奭篇則以召公不說周公謂其復辟以後卽  
當去位不當專位固寵周公亦自白言我不以後人迷  
實不爲子孫計皆以世俗之腹度聖賢之心視西漢今

文家誼不可同年而語予既成詩古微二十二卷復致力於尙書墜緒茫茫旁搜遠紹其得於經者凡四大端一日補亡謂補舜典補九共而並補湯誥又補泰誓三篇武成二篇牧誓下篇以及度邑作雒爲周誥之佚篇二曰正譌如正典謨稽古而並正殷高宗彤日爲脩嗣而非爲祭禰微子所問爲大師疵少師疆而非父師箕子金縢之弗辟爲自任而非疑忌梓材爲魯誥而非康誥三曰稽地如考禹河而知有千年不決之潰稽江漢而知下游有三江分流入海之口上游有江在荊州夷陵有分爲九江之事中游至尋陽別分九派不謂九江

且彭蠡在江北不在江南而漢爲北江江水由胥溪滙  
震澤吳松爲中江之案定又知雍州黑弱合流潛入青  
海自合黎視之謂爲南海自雍州望之謂之西海地理志  
西海有黑水祠有西王母石室此尙書家舊說至今青  
海不通舟楫不勝鴻毛惟冰合可度入小島此弱水之  
明證四曰象天知黃道極爲維斗之極旋繞乎北極周  
建乎四時終古無歲差故可爲外璇機亦可爲大玉衡  
而非北斗之玉衡卽北斗之三建亦皆指北方而正子  
位以佐璇機之用而並非建子建丑建寅之建於是天  
文地理皆定位於高高下下之中孔思周情各呈露於

噩噩渾渾之際天其復明斯道於世盡黜僞古文十六篇並盡黜馬鄭之說而頒西漢古誼於學宮矣乎抑猶不可復明矣乎先王先聖之靈尙其鑒之咸豐五年正月邵陽魏源序於高郵州

書古微總目錄

卷一

堯典釋經

卷二

堯典釋天

卷三

舜典補亡

皋陶謨釋經

鐫五帝本紀述二典異文  
夏木  
紀述皋陶謨異文

卷四

通釋禹貢

釋道山三條四列

釋道山北條陽列一

釋道山北條陽列二

釋道山北條陽列附

釋道山北條陰列一

釋道山北條陰列二

釋道山南條陽列

釋道山南條陰列

釋道山南條陰列附

卷五

釋道北條河水

釋道北條沔水

釋道北條弱水黑水

釋道南條九江

釋道南條三江

釋道南條漢水

釋道南條潏水

釋道南條淮水

釋江源

釋雲夢



釋禹錫元圭

續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今古文異同  
又水經注載禹貢出水澤地

記

卷六

甘誓篇發微

湯誓序發微

湯誓佚文

湯誥補亡

盤庚篇發微

高宗彤日發微上

高宗彤日發微中

高宗彤日發微下

說命篇佚文

微子篇發微

西伯戡黎篇發微

卷七

泰誓三篇發微

泰誓補亡上

泰誓補亡中

泰誓補亡下

泰誓武王觀兵克殷蒙文王元年共十三祀發微

牧誓上補亡

牧誓下補亡

武成補亡上

武成補亡下

卷八

洪範明義

辨周禮大卜占法

洪範外傳

卷九

金縢發微上

金縢發微中

金滕發微下

卷十

周誥發微上

周誥發微中

周誥發微下

周誥分年集證一

周誥分年集證二

周誥分年集證三

周誥分年集證四

周誥分年集證五

卷十一

無逸篇古文發微

君奭篇發微

顧命篇發微上

顧命篇發微下

甫刑篇發微

卷十二

書大序集義

黜祭公解

芮良夫解

書古微例言上

東晉晚出之孔安國古文尙書僞經僞傳僞序三者並發端於朱子語錄中嘗疑孔書所增大禹謨仲虺之誥咸有一德伊訓太甲說命泰誓武成君陳周官畢命等十六篇皆伏生所無不應伏生耄年所記皆其難者而易者反不記且西漢以前經與傳皆別行至馬融始以注附經豈得西漢已有附經之傳其孔序庸沓不似西漢文蒼古之體甚屬可疑言之鑿鑿乃其徒蔡沈奉命作傳不知引申師說以判正僞遂仍舊轍貽誤後學惟宋末吳氏澄著書經纂言專註今文而古文則但云嗣

出蓋託詞以幹施功令也明人梅鷟始力攻古文而義多武斷考證尙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擊盡發癥結者則始于 本朝閻若璩閻書已收入四庫全書而惠棟江聲孫星衍王鳴盛段玉裁亦皆有疏證惟孫氏知伏生今文書大傳說之勝於馬鄭古文而尙存兩歧今更廓其曖昧窮其闕奧以盡發馬鄭之覆而闡西漢伏孔歐陽夏侯之幽使絕學復大光于世夫毛傳尙可與三家詩並存若 古文之舛造經傳上誣三代下欺千載今旣經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古文尙書疏證下嚴詞斥駁實證鑿然便當黜之學校不許以晚出十六篇出

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且熒僞孔傳僞孔疏別頒新傳  
新疏而後不至於惑世誣民至馬鄭傳注之故背今文  
臆造古文說者亦不足以相代則欲立學官舍西漢今  
文家專門之學其將誰歸夫知東晉梅賾之僞以返於  
馬鄭古文本此齊一變至魯也知馬鄭古文說之臆造  
無師授以返於伏生歐陽夏侯及孔安國問故之學此  
魯一變至道也自非我國家經學昌明轍唐凌宋安  
能有此豁曉開雘之幸爰附書其端末于目錄後以告  
承學治古今文之士惟此書專析西東漢異同其無關  
今古文者則并經文不載乃書大傳韓詩外傳之體非



歐夏尙書章句韓君韓詩章句之體也

書古微例言中

嘗訝伏生口授今文尙書傳自七十子微言大誼炳若日星歐陽大小夏侯祖述之各不離其宗西漢上自人主下至公卿無不以今文博士爲師者故漢書言自歐陽生傳伏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他儒之傳歐陽書者亦往往入傳太子如桓榮以稽古之學勸其徒疏廣疏受以黃金之賜娛老鄉里門人弟子會葬輒數千人經學之盛未有過此者何以一至東漢教輒旁歧劉杜衛賈馬不足道鄭康成以親注大傳之人其服膺伏生不爲不至何以一經改歸廢古自甘矛盾而不顧且令天

下靡然從之不及百年今文書及齊魯詩並歸亡佚惟  
韓詩序二卷歷唐及北宋而亦亡於南渡何哉及讀藝  
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故用力少而  
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旣已乖離說者不  
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  
說說典二字之文至十餘萬言說若稽古三萬餘言後  
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  
毀所不見此學者大患也而後知今文之敝非盡東漢  
古文家敝之乃今文家先自敝也夫說說典若稽古有何  
奧難而漫衍至三萬言十萬言之多蓋猶後世之制藝

講章也夫歐陽夏侯不做而習其支葉甘爲利祿者做之馬鄭斥利祿之輩謂俗儒可也並斥歐陽大小夏侯之師授淵源于七十子者亦爲俗儒可乎並畔伏生大傳而不問且朮造矯誣使微言大誼盡變爲膚淺可乎斯則又東漢馬鄭古文家之失也卽僞孔傳亦乘馬鄭支離臆說之極弊而乘虛以入者使今古文兩敗俱傷誰之咎歟烏乎古學之廢興關乎世教之隆替主持師道者固不可有毫髮之弊苟忘其本教而稗販聖經以博衣食未有不累及先師者可勝歎哉故因論今古文而慨喟再三也

書古微例言下

西漢今古文既阨於東漢馬鄭之凡說矣至今存什一於千百而微言大誼縣縣延延竟能回千鈞於一髮使古誼復還者何哉則全賴有史記漢書及伏生大傳殘本三者爲之命脈也爲璇機以平衡爲佐助之說史記與大傳符淮南子天文訓周髀算經與史記符故銅儀玉管機巧之說終西漢世不能惑荊州九江卽九穴在巴陵西不在巴陵南有班志所引桑欽古文說可憑揚州九江有太史登廬山觀尋陽九江可憑其自荆至揚江漢分流有鸚鵡洲及尋陽桑落洲分九派可憑江行

各洲之南漢行各洲之北始知彭蠡之在江北而不在江南爲今太湖望江等縣之諸湖蕩以至皖江上游爲漢水之大螺旋故有彭蠡之名又音轉爲大雷池及其三江歸宿則又有漢志毘陵北江入海揚州川丹陽中江入海揚州川之語至黑水則地理志西海有黑水祠西海卽青海自雍州東望之爲西海自合黎言之爲南海自黑水言之爲青海今乃並知此水不勝鴻毛不通舟楫中有二島惟冬日冰合番僧裹一歲糧入定其中是知天然弱水弱黑並爲一川皆潛源重發於此潏而不流此皆漢書地理志西海黑水祠之力也況地理于

他山水亦皆於其下註明禹貢作某古文以爲某與桑  
欽禹貢山水澤地相符其有功經義甚大不然盡以後  
世之江漢爲禹貢之江漢如蘇氏蔡氏胡氏之一江三  
名者以黑水爲滇黔之水者其錯謬尙可問乎至北條  
之水則史記河渠書禹釀二渠一爲冀州高地之河一  
爲漯川入濟之河後世冀州九河盡沒而漯川千乘之  
河自東漢至唐末五代千年無患非史記何由知爲禹  
迹乎此又史記河渠書之力也惟是天文輿地皆必須  
圖而璇機之不用北斗而用維斗其玉衡北斗又止用  
其建北方而定子位故初昏夜半平旦杓魁衡三建而

皆非建寅建丑建卯之建且建有所窮則濟之以中星  
中有所窮則助之以斗建此自來圖天文者所未有同  
里鄒孝廉漢勛字叔績精天文學千里相訪爲我豁疑  
兼爲余繪唐虞天象總圖次璇機內外之圖次玉衡三  
建皆建北方定子位分平旦夜半初昏及中星用事分  
繪各圖於金陵付梓而江寧告變圖板皆燬於兵燹鄒  
君亦殉節於廬州滄桑之感愴恨至今今所存祇大概  
俟有道君子質正焉

一是書爲西漢今古文專門起墜掘幽固多前人所未  
發而祖述于曩哲麗澤于師友者亦復不少如洪範則



全錄漳浦黃子之書顧命則全錄武進惲子居二篇金  
滕大誥多取武進莊侍郎遺言書序則兼采武進莊述  
祖劉申受緒論至于孫淵如段若膺江良庭王西莊諸  
家或借以發難或引申其未備皆甄錄姓名以從徵實

書古微卷一

堯典釋經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義

問稽古之訓馬鄭宋儒異義鄭釋爲同天不可通於皋  
陶謨馬氏順考古道亦望文生義近儒終無定說者何  
曰周禮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  
五帝之蠶事則是唐虞之書周史嘗修治之矣鄭氏書  
贊謂尚書有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五家者唐虞夏商周  
也三科者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左傳引堯典慎  
徽五典爲虞書又多引堯典皋陶謨之文爲夏書是堯

典爲虞夏科矣三科卽三統也周以夏商爲三統三統以前謂之三古故周史重修時以曰若稽古別之董子春秋繁露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下存二王之後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周人之王上推神農爲九皇因存帝軒轅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又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董子春秋繁露止此故左傳曰今之王古之帝書大傳曰帝乃稱王而入曆堯舜當時亦稱王也至周始尊之爲帝在夏商二王之上而其書則皆以曰若稽古冠之使

別於三統之外。魏典曰：若稽古其爲周史臣之詞明矣。周命五史修五帝蠱事，與董子傳說三統之義皆闇符堯典之文。後人不明此誼，望文立義，說若稽古三萬言不出於同天考道何責焉？且緯書引舜典佚文曰：若稽古帝舜，欽翼皇象，與堯典篇首同文。與欽若昊天同義。至臯陶謨之曰：若稽古則王鳴盛仍守同天之說，不與下文相屬。謂古文蹇澀難以意測，江聲則以典爲同天謨爲考道，謂說經當望文生義，遁辭知其所窮，何責焉？

問堯及放勳或以爲名或以爲謚或以爲號而僞古文

遂有重華協於帝文命敷於四海以是爲頌德之詞者  
何大戴禮五帝德皆父子一姓相傳無禪讓無征誅至  
堯舜而始變爲官天下之局商周而始變爲家天下之  
局者何曰上古世世家天下亦數世後卽有征誅並非  
一姓非自堯舜商周始也堯舜皆名也放勳重華文命  
皆徽號也師錫帝曰虞舜堯曰假汝舜帝曰咨禹兪曰  
伯禹作司空君前臣名故國策有以堯舜爲名之語說  
文舜草禹蟲皆象形無德美之誼古者生無諱死無謚  
自周公始作謚法解好事者遂於解中別增堯舜禹湯  
桀紂之謚故白虎通謂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謚何

嘗謂堯舜非名乎大戴記五帝德孔子曰黃帝少典之  
子也曰軒轅帝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帝  
嚳元囂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帝堯帝嚳之子也曰  
放勳帝舜蟠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史記本紀宗  
之以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一例白虎通曰帝  
嚳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  
下號曰軒轅今文作自然當為軒轅聲誤自然二字不  
見於五帝德帝繫姓又不見周秦諸子及  
五帝本紀也唐蕩也虞樂也夏大也殷中也周至也皆以國  
號為有天下之號也百王所同天下無以相別已復襲  
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異非所以著功業故受

命之君必擇天下美號以明著天意也

古今人表黃帝

高陽氏帝少昊金天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湯殷商氏按班固今文說已勝馬鄭然尚未悉氏與號之辨氏者姓也黃帝有熊氏號軒轅唐堯伊耆氏號放勳虞舜姚氏號重華夏禹如氏號文命以及商子周姬皆氏也即夏后商周亦國號非徽號也少昊氏金天號少昊如此則氏號不得相混矣

禮大傳曰帝王南面而治天下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

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

革者也蓋古王者受命必會諸侯於東嶽天下公上徽

號刻石紀之所謂封禪七十二君皆得以其有天下之

號紀諸泰山然後得爲民所歸往之王太皞少皞言其德

之廣大高陽高辛言其德之高明以及軒轅放勳重華

文命皆然湯之號曰成湯言其成功之蕩蕩也故堯典  
曰放勳乃殂落孟子引放勳曰離騷託重華而陳詞皆  
徽號之明徵又殷本紀有吾甚武自號爲武王東伐桀  
之語武王之號曰甯王成王亦生存之號沒因以爲謚

詳此書周語解  
及詩古微周頌

史記舜本紀曰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

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  
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后蓋唐  
虞以前帝者始無國號中無年號沒無廟號其初卽以  
徽號爲國號以之紀年卽爲年號其沒卽爲廟號其子  
孫相傳十餘世皆襲其號不改故春秋緯少昊傳八世



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及易緯黃帝傳千五百二十年  
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帝嚳世爲  
高辛氏則帝俊必高辛後世之君爲摯堯稷契之父漢  
書引帝繫曰顓頊五世而生鯀今大戴禮帝繫篇顓頊  
產鯀鯀產文命蓋淺人刪去五世字以求合於五帝德  
之文迨唐虞夏商周兼以其所起侯服之地爲名於是  
徽號外有國號矣自殷推太甲太戊武丁爲太宗中宗  
高宗並稱契爲元王湯爲武王於是徽號外有廟號矣  
至漢武太初建元於是又有年號矣國號年號廟號並  
起於後世於是反疑徽號爲虛名遂至釋徽號爲旗幟

禮大傳  
鄭注

與器械服色相重而不知後世之年號卽上古  
徽號之變文也至東晉僞古文益昧古制遂有重華協  
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之文甚至以堯舜爲謚法皆起於  
東漢之朶造亦猶光被四表漢書今文皆作橫被四表  
橫卽充義充橫光古音通用而馬鄭釋爲光耀四海之  
外口耳傳會望文立義何貴焉

至於帝王三統古誼莫精於董生其春秋繁露三代改  
制質文篇曰凡有天下者皆稱王惟三統以上始推爲  
帝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周  
人之王紂神農之炎帝豈九皇不與帝數而改軒轅爲

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是爲五帝存夏殷之後俾爲三恪地方百里爵皆稱公使皆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後作賓王國故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也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爲三王上紂則爲五帝再上紂則爲九皇至附庸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儉列於郊號宗于岱宗故曰聲名魂魄施於虛極永壽無疆此之謂也案此七十子所口受於夫子微言大誼傳之董生與書大傳舜乃稱王而

入唐與堯舜獨稱曰若稽古若合符節明爲周初乃命  
五史所書五帝之蠱事皆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  
王太史公問故於孔安國又問春秋於董生略知斯誼  
故五帝本紀首黃帝至帝舜且皆著其有天下之號曰  
軒轅曰太昊少昊高陽高辛曰放勳重華文命而冠二  
典謨以稽古此尙書微言大誼西漢惟伏孔董生得聞  
之豈東漢馬鄭諸儒所聞乎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義

問鄭氏於禮記大學解帝典克明峻德爲大德謂皆自明其明德孔疏亦謂康誥太甲帝典皆人君自明其德之事及鄭注尙書典誥則又改釋爲明用才俊之人自相牴牾者何史記作能明馴德徐廣讀馴爲訓言堯能明其訓九族之德者何白虎通引歐陽夏侯今文尙書說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氏則謂高祖至元孫爲九族者何曰鄭氏解書凡人君自修己德之事皆必移之於臣下雖與其禮注矛盾而不顧近日曲阜孔氏又引中庸尊賢在親親之前以曲申鄭說而置大學

自明之文與鄭氏禮注自明之語於不問並置中庸九經修身在尊賢之前亦不問此皆漢學陋習惟恐自明已德之涉於大學不值置辯獨史記古文說則從未有能申明之者後漢平當傳今文尙書其上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以此見帝王之德無以加於孝也凡今文尙書作順者古文皆作訓訓順假借馴順詁義孝之爲言順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溥之而橫於四海推諸東西南北而無不準故德莫大於孝亦莫順於孝堯惟能自

明其孝德高帝高親假於上下巨室所慕一國慕之一國所慕天下慕之故九族親而百姓章黎民雍皆一孝之所致史記所傳古文說與平當所傳今文說皆與大學自明若合符節視鄭氏才俊兼人者孰勝乎至九族之說五經異義云左傳桓六年疏引歐陽尚書說九族兼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服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許君謂禮爲妻

父母有總服明九族不得施於同姓此今文說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知高祖至元孫是爲九族鄭君據之此古文說也近人申鄭謂妻兄弟止稱黨不得稱族何以禮記言睦於父母之黨乎何以昏禮請昏詞惟是三族之不虞保傅篇言取婦必取世有行誼者則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乎同姓昏姻不通始於周制自周以前堯舜同出黃帝而堯二女妻舜是妻族卽父族母族均出帝胄邦君伯叔甥舅無甚懸隔豈得據漢制夷九族之刑駁唐虞上古數姓旁通之典乎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義

問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不言  
入山林爲何事書大傳曰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  
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  
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  
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淮南秦族訓  
全用此文始言  
納大麓爲會諸侯之事又曰禹乃興九招之樂于大麓  
之野是大麓爲行大禮察大樂之地郊祀朝會壇壝在  
焉且有宮室臺榭明堂黼黻臺囿囿之屬始能大錄萬幾  
之政無所爲山足之麓也至桓譚新論劉昭百官  
志注引曰昔

堯試舜於大麓者總領天子之事如今尙書官矣漢書  
于定國傳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論衡正說篇云尙書  
言大麓者言兼三公之位方總錄天下之事衆多若疾  
風大雨此以麓訓錄而風雨爲喻詞或疑是歐陽夏侯  
說與史記不同爲今古文之區別者何曰史記所問安  
國古文與今文無別此其小異者望文爲義以麓爲山  
足風雨不迷爲實事不知其義甚狹淺非典謨之體也  
書大傳兩言大麓之野皆未嘗以大麓爲山林自鄭注  
大傳曰山足曰麓麓者緣也古者天子有大事命諸侯  
則爲壇國門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

事使大錄之始合二說爲一是則歐陽夏侯推廣伏生  
師說明知山足非錄政之區平陽無山林之地且以久  
薦於天攝相傳禪之臣無故而入之山林乘之風雨以  
試其迷不迷無此待聖臣之法且三公之位天下事衆多若  
疾風烈雨正歷試諸艱之事孟子言舜相堯使之主祭  
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皆卽大麓不  
迷之謂也大麓之野決非山林之足史遷所說略而不  
明而欲以此易大傳朝諸侯錄大政之誼失之遠矣至  
魏代受禪其公卿上尊號表引大麓爲禪壇是則王莽  
周官假託經義更無足道

書古微卷二

邵陽魏源著

堯典釋天

此篇得吾友新化舉人鄒君漢勳助成其義

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古義

璇機玉衡爲堯典天象之主故移於義和

四宅定閏之前使人易曉

問璇機玉衡齊七政之義書大傳及星經皆謂璇機北極星玉衡斗六星七政則天文地理人事四時史記周髀算經淮南子天文訓皆同之從無儀器之說至馬鄭始創釋爲渾天儀以璇餉機以玉作衡而七政爲日月五行東漢以前初無此說者何北斗有歲差不能常應月建而尙書以玉衡爲北斗者何曰史記歷書曰堯者

年禪舜申戒文祖曰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中者極也以觀象則璇機居天之中以置厯則中氣居閏月之中七政以此齊庶績以此熙北辰爲天之樞機謂之北極居所不動而近極之星旋轉乎其側乃指以名極謂之太一亦謂之帝星亦謂之天極星雖有古今歲差之小殊唐虞時以上彌少彌爲極星周以庶子爲極星今以勾陳爲極星而又有天皇大帝者乃唐虞以前上古璇機帝星退位故猶以帝稱之太一爲天神最尊卽所謂上帝耀魄寶也漢人有太一下行九宮之圖謂入方八宮及而值其位者卽可稱之是爲內璇機中宮皆太一所主書大傳及周髀經所指也其繞乎北極星之外在常見垣者二十餘星皆曰紫宮亦曰紫微垣而垣下斗六星

晝夜循紫微垣以繞乎北極者謂之維斗見莊子亦謂之

斗極見爾雅亦謂之天綱見素問亦謂之天一見史記及淮南子亦

謂之神斗見尚書緯亦謂之太乙見乾鑿度鄭注亦謂之斗母見道家書

亦謂之黃道極此晉以後天文志所名所謂斗為帝車運乎中央

與垣外之北斗判然不倫蓋北辰為赤道之樞而斗極

為黃道之樞北極為左轉天行所宗黃極為日月五星

右轉所宗終古無歲差故北極星為內璇機而斗極則

外璇機也唐虞時則不以此為璇機而以此為玉衡者

黃道一周是分七衡外衡為南至之跡內衡為北陸之

程其中衡為赤道維斗循環旋指以成四時正月建寅

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十二月各隨其建歲一周天終古  
不忒故惟此可爲天之玉衡蓋北極璇機如王中心無  
爲以守至正天之體也斗極玉衡周旋建指猶帝王經  
緯萬端宰制羣動天之用也若北斗七星則在紫微垣  
之外正當午方其斗杓所建有歲差不能與月建相應  
其杓衡魁三建皆非建寅建卯之建惟可正北方之子  
位以佐維斗玉衡之用故北斗爲小玉衡而斗極則大  
玉衡也然北斗玉衡不起于唐虞而起于周周時北斗  
每月所指適與斗極月建相符故周公作周月解以北  
斗柄定閏月史記天官書兼存二斗以維斗爲唐虞天

象之玉衡以北斗爲成周天象之玉衡其實說尙書者

止可用斗極不可用北斗也

別詳下文  
史記條下

此與中星定月

皆唐堯羲和數十載講求測量立此簡易之法使民皆仰觀而得之憑天象不憑儀器天文以此正地理以此分人事以此齊四時以此定故曰以齊七政自唐虞三代西漢厯法皆如此自周髀算經甘石星經淮南子天文訓史記天官書律書說苑書大傳說皆如此及東漢馬鄭沿哀平緯書羲和立渾儀之說遂以漢武時洛下閎所創銅儀解唐虞之機衡易天象之自然爲人事之機巧以統貫三才之七政爲日星七緯之七政無與民



時何淵敬授而說一淵孟康等解史記玉衡不知中央  
帝車之北極而混于垣外之北斗又不知歲差因以建  
北方之建同于每月建寅建丑之建而說再淵祖沖之  
沈括等知斗建有歲差不足以齊七政而又不知爲斗  
極璇機古義遂謂月建得名殆以氣之所秉徐氏發雷  
氏洪力申斗建玉衡之義而亦不知爲斗極乃以四正  
三合傳會之支離漫衍治絲愈勞而說三淵戴氏震本  
周髀書之北極璇機謂是黃道極可謂卓出諸家矣而  
亦不曾指出斗極循宮十二建之實象但謂理自當然  
空談無證是以仍不得不歸諸儀器謂唐虞時爲儀器

以擬夫黃道極仍墮馬鄭緯書之窠臼況全不用周髀  
之北極星爲內璇機而專以黃道極爲璇機又將以何  
者爲玉衡故雖不信北斗之月建而又無他象以代之  
遂於玉衡一字不提從古說經無此詞遁是誤以唐虞  
之玉衡爲唐虞之璇機而說四溷故堯典天象之精宏  
莫要於此而歷代異說之紛拏亦莫甚于此今舉其大  
綱而以諸書詳證于後

尙書大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

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

璇機本字璇機  
段借字東漢古

文作璇又同聲段借也璇機非北極乃旋繞乎北極最  
近之星也極星居天之子位所以定天極而正維首也

攷工記曰晝攷諸日夜攷諸極星以正朝夕呂氏春秋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動此謂極星有歲差但有近極者即可名之唐虞以來以北辰勾陳極星矣要必在常見垣內說苑辨物篇曰極星皆迭為星北極星矣要必在常見垣內說苑辨物篇曰極星皆迭為文列舍盈縮之占此言王衡雖謂北斗而極星亦謂近四岳上觀瘠機又蜀志先主傳羣臣勸進上言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瘠機下來又管寧傳王基薦甯云上正瘠機協和皇極是漢魏人多不以瘠機為瘠機也自馬融注書曰瘠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甯所以視星宿也以旋為機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鄭注亦從之是則天象昭垂反賴機械之器虞夏之質已同叔季之文此東漢古文家俗儒肌創之說西漢前未之有

**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璇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也**

見漢書律歷志蓋今文說也案大傳脫玉衡之解今漢志此文必出大傳故補輯于此以完伏羲又鄭注大傳曰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事所以為七政此今文家說也及鄭自注書又用馬融說以日月五星為七

政星經曰璇機謂北極星也玉衡斗六星也舊作九星案此但言

斗不言北斗則是極下維斗六星合之詩含神霧言斗上一星即天一星亦可言七星今但言六星者免與北

斗相混也北斗杓前又有二星故又曰斗九星然皆說與唐虞玉衡之斗極無涉蓋淺人從後改之今校正

苑引書曰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璇機謂北辰勾陳樞

星也玉衡謂斗六星也以其魁杓所指二十八宿為吉

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見說苑辨物篇舊脫玉衡斗六星句從孫星衍校補

但孫亦作九星則疏也北辰即史記之天極四星今名

帝星也勾陳即史記之後句四星也樞星即今之左樞

右樞此皆紫宮內近極之星可謂璇機者也堯時則以

北辰內庶子為極星而維首之斗為玉衡亦有魁杓可

以建指且終古不忒

史記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

三星三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如餘三星後宮之屬也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此所謂璇機也天極星為璇機之主而紫

宮內環繞之星亦皆可迭為璇機以其終古不得逾天極而南也紫宮即後世所謂紫宮微垣前列直

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斗為

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

度定諸紀皆繫于斗北斗極之斗唐虞時以為玉衡者也斗為帝車下九句舊錯簡在下

文故讀者以與北斗相混試思北斗直紫宮之外並非中宮之星能為帝車而運中央乎北斗有歲差不合月

建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乎陰德二星天一四星合為維斗于北斗何預乎今移正之斗取象形維

斗居北極之下覆二十八宿攸下記蓋弓二十有八以象天也注蓋弓今之撩斗是蓋車之弓亦可謂斗正符

斗為帝車之義非必北斗七星所謂璇機玉衡以齊七

取譬于酌斗之斗也

政此總承上文言之中宮天極星為璇機環中宮之斗

比史記以成周時之天象佐唐虞時之杓攜龍角衡殷

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

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此專謂北斗也孟康注謂孟春斗杓夜半建寅則衡夜

半建寅魁亦平旦建寅以斗建為月建自沈括盛百二

沈形衡文鼎無不力駁之謂北斗恆星有歲差斷無孟

春初昏常指寅之理亦無杓魁衡三星于昏夜且三時

同指一方之理即商周時有此天象亦不可以商周之

法為唐虞之法以斗之指寅申巳亥至商周乃與春夏

秋冬四立相值虞夏四立斗方指卯酉子午不可用不

相值者齊交節之日也其駁雖是然諸家皆不知唐虞

王衡之斗即史記中央帝車之斗本謂維首斗極而非

北斗又不知史記所謂北斗之三建皆所以佐助璇機

正北方定子位而非建寅建卯之建或曰察璇機既可

以定天極正子位察維斗玉衡已可知月建又何用北

斗之玉衡爲助曰此謂用兩法以參攷者也堯時冬至日  
躔歲璇機在子方下值虛乃於其午方取北斗之杓與魁焉  
之以知其與璇機相衝於其辰與申取北斗之杓與魁焉  
察之以知其與璇機相合夜半睹璇機之在午知其爲午  
月矣又察其子方之斗衡焉而其爲午月矣又察其子方之斗  
機之在申在辰知其爲申月辰月矣又察其子方之斗魁  
在申子方之斗杓在辰而其爲申月辰月益信是爲夜半  
三建又於初昏見杓之指子方焉以方計其辰知其爲亥  
月也而璇機卽在亥朔前而衡昏指子則爲酉魁昏指子  
則爲未是爲初昏三建又於平旦見魁之指子焉以方計  
其辰知其爲丑月也而璇機卽在丑自是而衡旦指子則  
爲卯杓旦指子則爲巳是爲平旦三建是則有杓魁衡三  
星與昏夜旦指子則爲巳是爲平旦三建是則有杓魁衡三  
方非建十二月之謂也建窮于子寅戌則決之以中星中  
窮于午辰申則決之以斗建故又必取十二宿內之鳥昂  
參虛四星而後可以中建互攷卽謂北斗之玉衡亦唐虞  
一法矣不可也曰逸周書周月解曰惟一月既南至昏鼎  
畢見日短極基踐長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日月俱起  
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月行  
一次而周天厯舍于十二辰終則復始是爲日月權輿及

史記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楚詞攝提貞于孟陬其  
言皆明以斗柄爲月建就謂玉衡必維斗非北斗乎孰謂  
斗柄所建爲北方而非建十二次乎曰此周漢時天象也  
周時北斗初昏所建實與維斗無二故周公兼用二斗以  
宜民用卽唐虞之法而引申之也其時冬至日躔斗建子  
之月初昏斗杓北指而建于子適與維斗夜半所建者合  
且隨月建轉移罔有差忒而初昏之星又人人易見故周  
公於維斗建月之外增一斗柄之昏建以示民而下文言  
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不言柄不言昏則猶然維斗夜  
半建月終古不忒之常法並行不悖但北斗之指方實有  
歲差而維斗之指方則終古無差周公時兩斗方位適合  
故兩斗並用因時制宜使民易知以待後人之修改非謂  
北斗之用同于維斗也自西漢哀平以後漸混維斗于北  
斗其時斗柄之昏建尙未移宮故二斗相混而人不覺及  
六朝時已差半次祖冲之始覺之乃不能攷古法以月建  
歸之斗極復唐虞玉衡之舊但謂月建得名諒以氣之所  
秉名隨實著非謂斗杓不應有躔義方秋麗仁域宋時沈  
括亦覺之謂古時正月北斗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緣古人  
不知歲差當知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  
斗建夫二家謂月建不用斗杓是矣而一則曰氣之所秉



一則曰理自當然無象可徵空談元理何以便人之仰觀  
豈古者敬授民時之義使知斗建出于斗極所建乃唐虞  
玉衡之古法而北斗玉衡不過一時參用可有可無則天  
象不涉空談二斗不致相混而斗建玉衡之用萬古不忒  
矣北斗之衡實不因南斗或係建星或張七星皆可當之  
至徐氏發雷氏洪力主斗建明知其歲差而創爲四正三  
合之法以變通史記之三建支離漫衍非經道所關不暇糾焉

淮南子天文訓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神復反  
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市終則復始又曰  
太微者太乙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紫宮執斗而  
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  
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  
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

繩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

又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此漢人

玉衡之最詳者也此言左右旋者以北方為首向東而行謂之左旋向西而行謂之右旋與憑家以天左旋日者即報德常羊等四維故名曰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忒維月五星右轉正相反莊子曰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忒維斗八宿之中極故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黃道之午卯酉皆會于此六星之中故為四時根若北斗七星則終古不得合黃道二氣之中又安得為四時根哉淮南子又言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指丑則大寒加十指寅則立春加十五指卯則春分盡故曰有日辰則穀雨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指辰則穀雨日指中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午則芒種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申則夏至加十五日指酉則大暑加十五日指戌則立秋加十五日指亥則立冬加十五日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指丑則大寒加十指寅則立春加十五指卯則春分盡故曰有日辰則穀雨

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  
涼風至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  
降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  
露加十五日指有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  
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加十五日指子此分十二辰爲  
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丑不足當此乃祖冲之沈  
括以來認作北斗而議淮南爲不可信豈知淮南所言  
者固黃道所宗之斗極而非北斗乎史記于南斗口之  
星曰陰德卽天一蓋以居四維之中爲四時根故曰失  
一蓋以太乙爲北極星天一爲黃道極星也後世混雜  
斗于北斗故星圖并移斗口所值之陰德于北斗之上  
去黃道三十餘度終古不值北極試思文耀鉤曰陰德  
爲天下綱卽素問黃帝坐明堂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  
五常者也若今星圖之陰德距黃極三十餘度烏足以  
綱天下哉爾雅釋地北戴斗極爲空同若北斗可稱斗  
極乎鄭康成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尙書帝命駿曰五  
府者五行之帝所居蒼日靈府赤日文祖黃日神斗白  
日願紀黑日元矩祀五帝之所也五行之帝布精四方  
爲二十八宿故漢又有太乙下行九宮之圖而中宮居

北方乾位之中卽中央土之黃帝卽黃道極之維斗于  
五帝最尊不然何以五府之名獨黃曰神斗乎淮南子  
曰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執規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  
帝執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執繩而治四方又  
日子午卯酉爲二繩帝居中央爲四時根文耀鉤曰黃  
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機中宿之分也皆指黃道極之  
維斗而言彼北斗亦可曰黃帝居中央土乎或曰以維  
斗爲月建每月遶地左旋一周必當與右旋之日躔爲  
合神如堯時冬至日在虛子位而斗極夜半亦建子則  
二至黃赤同線不子與子合午與午合乎及次月移宮  
則季冬日右旋過亥斗極左旋建丑季夏日右過巳斗  
極左旋建未不又丑與亥合未與巳合乎若用今法移  
冬至日在丑初夏至日在未初以應合神則不以中氣  
過宮而以節氣過宮又似閏無中氣斗指兩辰間不半  
月合半月不合乎曰古所謂過宮原是節氣若以中氣  
過宮則中氣不得居一月之中不名中氣矣堯時冬至  
日在虛躔元枹必是子丑之間故雖與黃極同躔而轉  
瞬卽子自子丑自丑全月中氣皆應合神午未亦然就  
謂半月合半月不合乎况周世冬至日起斗牛則先星  
紀矣今法冬至日在箕則先析木矣甚至徐光啟用西

法則列宿可以遞居各宮女歲不必常為元枵斗牛不  
必常為星紀如徐光啟定堯時赤道星圖冬至日在虛  
七度入星紀室九度入元枵曆家屢欲改合神以  
就月建改之則斗極之用愈彰然非經義所及也

周髀算經曰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樞者即北極中不動處璿旋也言北

極周旋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原注游在樞南之所至

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原注游在樞北之所至冬至日加酉之時

西游所極原注游在樞西之所至冬至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原注

游在樞東此北極璇機四游原注北極游常近冬至而

夜半不正北極璇機之中正北天之中正極之所游原注

見也極處璿機之中天心之正旋轉幾微故曰璇機也案正  
北極即赤道極天之不動處所謂北辰在帝星環繞之

內也正北天之中即黃道極為日月五星所宗故冬至  
日天之中黃極循環繞中宮皆北極星四游所至也

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願希望北極中大星  
引繩致地而識之及旦明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  
及繩致地而識其端相去二尺二寸北極中大星即在  
于線土之大星亦  
謂之帝星  
卽璇機也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原注影寸千里故爲  
東西所致之里數也  
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加此時者  
皆以漏揆度之此東西南北之時又曰其繩致地所識  
去表丈三寸又曰置外衡去北極樞二十三萬八千里  
除璇機萬一千五百里其不除者二十二萬六千五百  
里以爲實以內衡一度數千九百五十四里二百四十  
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九百三十三以爲法實如法

得一度置中衡去北極樞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爲實  
以內衡一度數爲法實如法得一度置內衡去北極十  
一萬九千里加璿機萬一千五百里得十三萬五百里  
以爲實以內衡一度數爲法實如法得一度此璿機最  
尚書大傳所本蓋所謂正北極北極樞者北辰也所謂  
璿機則旋繞乎北辰之大星也夏至卯酉此大星游在樞東樞西  
游在樞南樞北所至冬至卯酉此大星游在樞東樞西  
所至而北極樞則處中終古不動其察之之法則以表  
以前後用儀器測而己無所謂射儀也今鐵天經于冬至日  
之上候其漸高至不復高而止爲最高之度耶時此星  
在北極之下候其漸低至不復低而止爲最卑之度乃  
以所測最高最卑之度折中取之卽北極出地之度也  
蓋北極無星其高低皆不可見故取星之環繞乎北極  
上下者測之唐虞時所希望之大星卽史記天官書中  
宮天極星其明者太一常居也晉宋諸志皆曰帝星周

牌時在赤道子位之末距北極七度有奇與所言加卯  
加酉不遠攷周牌言璇機徑折半之法求之內衡度數  
千九百里有奇為一度計之為五度餘則今之帝星近  
之其必用璇機星測北極高一度者蓋北極天之樞紐  
居所不移其出地有高下則因人所居之地南北不同  
是故寒暑之進退晝夜之永短皆因之各異璇機星必  
居北極之北子總之上者所以指正其時冬至日躔也  
冬至日躔既定則十二月昏中且中之星皆正而一歲  
之氣候不差矣動者天之道而以不動為樞故北極樞  
日辰極亦曰天極靜者地之道而以常動為樞故黃道  
之極為斗極亦可曰地極周靜之璇機則專指北極星  
而未及乎黃道極也黃道二極相去二十四度而弱二  
十三度而強故璇機者較赤極尤重也曰戴氏震斥斗  
柄月建之說直以周牌之璇機為黃道極謂正北極者  
左旋之樞北極璇機每晝夜環之而成規是黃道極又  
以赤極為樞均分之為十二宮冬至夜半璇機為黃道  
極起正北子位是為建子小寒過丑宮大寒值丑位是  
為建丑立春過寅宮啟蟄值寅位是為建寅以後中氣  
節過宮厯十二建而冬至復起於子位如是終古不變  
非若斗杓所指虞夏至今已差兩次也冬至夜半在北



極下是為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北極左是為東游  
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為南游所極左旋一周而  
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天之一則春分夜半是為東  
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至夜半西游  
二至則二分可知但舉卯酉則每日必四游可知唐虞  
時蓋設為儀器以擬夫黃道極也其說若何曰戴氏以  
璇機為黃道極亦無不可但黃赤二極相去二十三度  
不合於周髀北極中大星距極五度之近且唐虞敬授  
民時故觀象必憑仰觀今戴氏所謂黃道極者無象可  
徵仍同于氣之所秉理自當然之空談是以仍不得  
託于儀器仍同馬鄭王餘以漢武帝時耿壽昌洛下閤  
之制上冒往古銅儀之窠臼則機衡仍非星象何益民  
時且于王衡七政一字不提詞窮遁虛從來無此解經  
之法由其不知尚書璇機有二周髀所測近極大星乃  
內璇機也黃道斗極旋繞乎北極乃外璇機也玉衡亦  
有二北斗佐助建子為小玉衡而維斗則大玉衡也問  
日天極星之為璇機古書多言之黃道極之為外璇機  
有本乎北斗之為玉衡古書多言之維斗之為大玉衡

亦有木平日有之文羅鉤曰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  
機中宿之分也淮南子曰子午卯酉為二繩繩居中央  
為四時根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執繩而定四方鄭注尚  
書以文祖為五府之大名而尚書帝命驗謂五府者上  
行之帝所居者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  
黑曰元矩此非以神斗即黃道極而黃道極即璇機之  
明證乎知斗極之為大璣機而不待言矣

尚書大傳曰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

政也此伏生本義也玉海天文書又引大傳云七政布

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為政案此條專主

天文占驗不及地理人事之政故謂之為政該觀蕭吉五

行大義引尚書考靈耀七政篇全同玉海此文則此條

本是緯書誤引為大傳實與大傳不同也又史記律書

曰七政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政即天地二十

以成然萬物也又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

八宿十母十二子自上古建歷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

也尚書緯曰斗居天之中當昆侖之上運轉所指陰二

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  
故為七政又蕭吉引尚書說曰五威五行也五威在人  
為五命七星在人為七端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  
日七政此皆西漢以前說經舊義兼天文地理人學四  
時而言之天文莫大於造曆律凡推步陰陽皆必由璇  
機斗建主之八風七十二候皆必由璇機斗建所定  
之地理則分野里差皆必以二極四正四隅攻之人事  
則稟受之五行五性政事之生殺發舒四時則寒暑司  
進退晝夜之永短物候之生長收藏必于陰陽樞紐司  
之自顧頊之衰重黎失職孟陬阪殄滅攝提垂紀與  
和厯考天象而定之三才萬象綱干機衡乃馬鄭說書  
既以銅儀餘玉易璇機王衡古訓又以機衡乃馬鄭說書  
所主第一主日法天第二主月法地第三主北斗七星各  
辰星水第五填星土第六歲星木第七太白金星日月五  
星各異故名七政無論義和立玉儀之說出自古緯為  
周官周髀淮南史記所無且北斗七星無主日月五星  
之理惟黃道極居二十八宿之中日月五星行道皆宗  
之故古有斗主七曜之說正謂維斗然以七政為二曜  
五緯義偏天文尚不如伏羲之廣博況北斗乎古厯不  
步五星堯典厯象日月星辰星間中星不及五緯洪範

五紀星辰同于堯典孔疏云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  
五星後代漸推漸詳周時尚未及此何況唐虞卽推之  
不失亦非定時成歲之要  
何得與日月并解七政乎

乾鑿度曰易一陰一陽合于十五之謂道故太乙取其  
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鄭注曰太乙者北  
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  
太乙或曰太乙出入所避息于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  
爲名焉故星經曰天乙太乙主氣之神行猶待也四正  
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天乙下行猶天子  
出巡守省方岳之事每卒則復太乙下行八卦之宮每  
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

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  
行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  
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  
巽宮巽長女也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  
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從  
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而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  
周矣上游息於太乙天乙之宮而反於紫宮行起從坎  
宮始終于離宮數自太乙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  
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

源案鄭注乾鑿  
度之太乙行九

宮明言北辰之神因以名是可謂確矣惟未明指其爲  
斗極故後人不知爲何星張惠言曰此卽後世所謂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者自  
 漢師說之以為太乙行九宮之數而已十五之數起於  
 七八九六七八九六起於天之八卦有在天之卦即  
 有八卦用事之位有八卦之位而後有太乙之九宮由  
 太乙下行之先後而後有九宮之數康成所謂數自太  
 乙行之坎為名耳言自其所行而數之為一二三以至  
 九也緯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是太乙取八卦之數  
 非八卦之數出於太乙也後儒乃謂必義則此而盡卦  
 下亦誣乎源案必義畫卦仰以觀于天是八卦實出于  
 天象今乃謂太乙取八卦之數非八卦出于太乙可乎  
 由于不知太乙即天象斗極之主星故也

靈樞經太乙九宮即璇機中運之圖

坤

兌

乾

立秋二

秋分七

立冬六

離

巽

坎

夏至九

招搖中央

冬至一

巽

震

艮

立夏四

春分三

立春八

太乙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  
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  
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元委四十六日明  
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  
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常反于一常如是  
無已終而復始張惠言曰太乙以八卦為常居以九宮  
為日遊則先有八卦而後有九宮審矣  
若取數于河圖不當超越以從卦也源案靈樞之言與  
淮南天文訓言斗為帝車運于中央紫宮執斗左旋十  
二月終于復始之行度若合符節即鄭注所謂北辰之  
神出入遊息于紫宮之內下行于八卦之宮乃還于中  
央故曰九宮者也乃謂先有八卦後有九宮則是非聖  
人則天象而天象反則乎聖人總由不知太乙為斗極  
故以為空虛之神  
展轉屈度無著也

大戴禮記言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北齊盧辯注云法龜文也

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

張惠言曰肩足戴履以別

前後左右未言龜文宋儒河圖洛書之說誤會此文也源案張氏知九宮之數不出于龜文而不知其太乙九宮出于天象則究是何神何宮乎總由漢以後璇機玉衡之義久晦故于其能齊七政該四時天文地理人事之說皆茫然然則堯禪舜文祖告以機衡之誼可知矣莫之識焉

史記謂舜受堯禪傳歷數于文祖者明堂祀上帝及五帝之所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之萬象綱乎帝帝之宸居位于北極故乾居西北亥爲天門古之聖帝法天出



治無不仰觀乎天象而允執其中故曰爲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禮運篇曰夫禮必本于太一  
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燮而爲四時太一非卽北極  
上帝所謂下行九宮者乎北極與黃極皆有太乙之名維  
斗氣母之義見于莊子其言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  
月其爭于所乎訛主宰是訛網維是訛居無事而推行  
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耶風起北方一西一東訛噓吸是訛居無事而披拂  
是又曰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太極  
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

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烏乎氣母何物而維斗得之終古不忒乎極之爲言中也北極天之體辰居其所而不動黃道極天之用晝夜旋繞以成規帝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經緯萬端宰制羣動不天象之法而誰法哉文祖者明堂祀上帝之所黃帝素問言帝坐明堂以正天綱而出治謂法斗極爲萬象之綱維也堯之禪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三才萬象羅于中央帝天臨上穆穆皇皇故不明于周易洪範者不可以讀堯典

又考道家書有斗母經于南斗北斗東斗西斗

之外別有斗母謂主人生死而斗母何物則秘不輕以  
語人故又謂之陰斗凡禮拜斗母者必俟其師口授而  
後得之蓋卽維斗爲天之氣母爲萬物受命本原故有  
斗母之名此雖術家相傳不見經典而實暗合古義亦  
猶太乙下行九宮其祀典見史記封禪書而闕則存道藏也

穀和四宅古義

問宅岫夷曰暢谷宅西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馬鄭以  
暢谷昧谷幽都爲地名而補明都于宅南交之下蓋本  
大戴禮說時幽都朔方來服南撫交趾之語此東漢古  
文家說也書大傳元祀代泰山注元始也二月東巡守始祭代氣于泰山中  
祀大交霍山注五月南巡守祀大交之氣于霍山秋祀柳穀華山注八月西巡守祀柳穀之氣于華山冬祀幽都宏山注十一月朔巡守祀幽都之氣于恒山故說者  
謂今文尙書作宅南曰大交而柳穀卽酉谷古文酉作柳又谷穀通用皆非地名此今文家說也旣曰祭暢谷之氣又  
祭大交酉谷幽都之氣皆屬天上而非地名則當爲何

氣考淮南子曰東出暘谷是爲晨明歷悲谷

地時虞淵

黃昏亥

蒙谷

定昏

等共十六所大禹以爲朝昏晝夜是

所謂暘谷悲谷卽書之暘谷柳谷皆日行躔次之名以  
一日之出入推爲一歲之躔次以測日景之長短爲東  
作南訛西成朔易之本所謂卯爲春門萬物以出酉爲  
秋門萬物以入然與立春日行西陸立秋日行東陸之  
方位不合者何曰此所謂紫宮執斗而左旋與天行左  
旋同而不隨日躔之右轉者曰行雖春西陸秋東陸而  
其每日之東升西沒如故也其環繞乎黃道斗極如故  
也璇機之黃道斗極爲日躔之所宗爲八方之氣母每

月建指歲一周天春卯秋酉夏午冬子終古不忒則所  
云春祭暘谷之氣于東夏祭大交之氣于南秋祭酉谷  
之氣于西冬祀幽都之氣于北者非璇機斗極之氣母  
而何南方者何任方也物之任謂之夏夏假也假大也  
吁茶萬物而咨之外也西方者何鮮方也物始入謂之  
秋秋者愁也物方愁而入也北方者何伏方也萬物方  
伏謂之冬冬者中也萬物方藏于中也陽盛則吁茶萬  
物而養之外陰盛則吁吸萬物而藏之內也吁吸者陰  
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也巡守所祀氣者在此則仲叔  
所測景亦在此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

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東方也巽東南  
方離正南方坤西南方兌正西方也乾西北方也坎正  
北方也艮東北方爲一歲之所以成始成終也所謂帝  
者卽中央之黃帝居九宮之中宮隨天左旋大氣皆隨  
之運轉不隨右旋之日躔爲運轉也此陽氣恒與斗極  
所建同方卽日天之心也日右行而不及一度斗極左  
行而過日一度故同一圈而分行惟子午則相會故春  
月風皆從東夏月風皆從南秋月風皆從西冬月風皆  
從北觀呂覽史記所言八風則是天氣樞紐于維斗矣  
呂覽大樂篇曰樂所從來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

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太一卽璇機星周游乎北極以  
挈日天而凝聚大地者也呂覽音律篇曰天地之氣合  
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一律生五音十  
二律生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以當一歲之日  
故律歷之數天之數也案天地之氣合謂夜半之時也  
斗極在天陽氣在地惟冬至夜半斗極居正北是夕風  
氣自北而南天下皆然陽氣循赤道而行八風依地平  
以轉八風旣按方位而轉故每節之日影一至則鍾其  
風于月所建之方史記律書曰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  
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于危十



月也律中應鍾其于十二字爲亥廣莫風居北方東至  
於虛日冬至東至于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其于十  
二子爲子其于十母爲壬癸東至于牽牛于建星十二  
月也律中太呂其于十二子爲丑條風居東北南至于  
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其于十二子爲寅南至于尾于心  
于房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鍾其于十二子爲  
卯其于十母爲甲乙南至于氐于亢于角三月也律中  
姑洗其于十二子爲辰清明風居東南維西至于軫于  
翼四月也律中中呂其于十二子爲巳西至于七星于  
張于注五月也律中蕤賓景風居南方其于十二子爲

午其于十母爲丙丁西至于弧于狼涼風居西南維主  
地六月也律中林鍾其于十二子爲未北至于罰于參  
七月也律中夷則其于十二子爲申北至于濁于留八  
月也律中南宮其于十二子爲酉閭闔風居西方其于  
十母爲庚辛北至于胃于奎九月也律中無射其  
于十二子爲戌案此篇于虛宿下獨有日冬至堯時冬  
至日在虛也律書所言乃堯命舜在玉衡之遺法當是  
孔安國受于伏生傳之司馬遷者故與堯典伏傳無一  
不符實唐虞之古象也八風從乎八方之氣而八方之  
極維繫乎斗極之柄則羲和四測蓋立表測景攷律候

氣而兼用之乎

至鄭康成誤以卯谷爲卯谷而讀爲味又誤以南交爲交趾而于宅南交下謂當有

日明都三字語並無稽全違大傳宅南日大交及柳敷之義不足辨焉

問近日阮氏元陳氏壽祺皆力斥漢書王莽傳以作訛成易爲農事之說而阮氏則以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爲造作儀器而朔易尤爲不詞至陳氏又以東作西成爲春秋致月之事南訛朔易爲冬夏致日之事而誤認爲日春行東陸秋行西陸不知正與日行春西陸秋東陸者相反此全懵于天文不足與辯然則東作西成南訛朔易伏生究何所指乎曰史記作便程東作便程南爲便程西成便程伏物皆本于伏生大傳大傳曰萬物非

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作生也東方動  
方也物之動而始出謂之春南方者任方也物之方任  
吁茶萬物而養之外也西方鮮方也鮮訊者始入之貌  
秋者愁也物方愁而入也北方者伏方也冬中也萬物  
方入于中也此伏生釋東作南爲西成朔伏之明文皆  
謂四時之氣而非專謂耕作至大傳釋平秩之誼則曰  
辨秩西成者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  
義決訟獄斷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辨在朔  
易者大傳作伏物與史記同此文忽以冬命三公謹蓋  
作朔易或後人以古文本改之以冬命三公謹蓋  
藏閉閤固封境入山澤日獵以順天道佐冬固藏春夏

文缺而案之月令周官可以類推條法甚廣非專謂農事而農事亦在其中皆所以助春夏秋冬之氣故聖人測景候氣皆敬授民時之實政也至于大傳又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卯昏中可以收斂蓋藏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此則以四時中星主農事乃釋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文並非釋作訛成易之文後人或誤以此爲伏生釋四辯秩之詞又或以此議伏生專屬農事之失皆未詳考大傳率爾譏談于伏生無涉也

問二十八宿日一周天本無東西南北其言東方蒼龍  
七宿南方朱雀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者  
專以冬至日在子時言之蓋日星歲一周天惟冬至各  
還其本位自後則每日天周常過一度星漸移其時刻  
以至昏旦易位非逾年不能復元何得以冬至例一歲  
至于太陽右旋則又惟二至與冬北夏南方位相合過  
此則春反行西陸秋反行東陸故不獨北斗有春躔義  
方秋麗仁域之疑且與卯爲春門萬物以出酉爲秋門  
萬物以入之說不合者古聖舍太陽而用斗極爲月建  
斗極左旋故得春指卯方秋指西方之象非指日躔而

言也

問月建外又以中星定四時者何曰中星之法所以佐斗極而尤便民用也恆星天每月過太陽一度故星宿之春見東方者至夏而皆見于南至秋而皆見於西至冬而皆見于北無論夜半平旦初昏其星皆四時而一周因于其中取中星以定中氣而佐斗建是于無定位之中而立此定法也然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合爲一次者有以三宿合爲一次者或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其餘各居一偏故占宿少然考律厯志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百

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何以懸絕若是月令  
仲春之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孔疏弧星近井建近  
斗不取井斗而取弧建者以井斗度多不可的指昏星  
之中故舉弧建則星有近乎正中者皆得預二十八宿  
之列而可爲中星也天體無可名古人但視諸星運轉  
卽謂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九道三百六十五度之  
類皆以意區分使人易識并非天生一定不可增減之  
位設使當日分周天爲二十四宿每方六宿定之爲九  
十度有奇每次二宿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則次舍乃更  
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爲列宿而列宿之



度數亦不至多寡相懸夫誰曰不可是有待于後之整齊歷法者

閏月定四時成歲義

問史記歷書堯者年禪舜申戒文祖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說者謂堯傳歷數于舜以置閏之中氣寓帝王執中之心法是旣以璇機爲天象之中又以置閏定時居節氣之中者何曰帝王出治必法乎天而法天之要不出于觀象與置閏二者皆以執中爲主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逸周書曰閏無中氣斗指南辰之間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自歲前天正冬至迨歲終天正冬至歷家以分至啟閉匝二十四氣者謂之歲自

歲前天正經朔至歲終天正經朔應晦朔弦望匝十二  
月者謂之年中數恒多十一日謂之氣盈朔數恒少十  
一日謂之朔虛積至三年則多一合朔而閏餘生矣夫  
日之二十四節歲實一周本與月之十二合朔各爲一  
事兩不相蒙何不竟用節氣紀歲以二十四節爲一年  
則立春爲孟春之第一日驚蟄爲仲春之第一日歲歲  
齊盡永無閏餘可置月之盈虧于不問何必強合二者  
爲一而後別爲閏月以齊其不齊哉曰西法卽若是也  
有太陽年而無太陰年有閏日而無閏月故有三十二  
日爲一月者有二十八日爲一月者然節氣過宮人所

難見而晦朔弦望人所易見如不憑仰觀而憑推算豈  
聖人前民利用之義故不得不用其易見之事不用日  
而用月而爲之閏以通之且不但用月而已并且用斗  
建用中星故曰履端于始則測斗建以紀啟閉在四孟  
月也舉正于中謂測中星以紀分至在四仲月也歸餘  
于終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也淮南子曰帝  
張四維運之以斗正月指寅二月指丑此謂黃道極之  
維斗非北斗之謂故常月有中氣則斗極必於其月指  
一辰之中而節氣在其前後閏月無中氣而但有節氣  
則斗建漸指兩辰之間而中氣在其前後聖人執兩用

中之心法非出于此而何故璇機北極者聖人執中之  
體而玉衡斗建者聖人用中之法也讀尚書堯典不明  
璇機玉衡之古誼無一而可者